



“电”亮生活

■ 张东伟

虽然我曾多次到过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,但再次走进,还是被深深震撼。离开电站时,脑海里频频浮现出关于电的记忆。

小时候,在燕山深处的农村老家,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没有电的世界里。或者说,当时根本就不知道,世界上还有一种叫“电”的东西。每逢夜晚,整个村庄一片漆黑,家家户户都点上煤油灯照明,条件好些的人家能买上几根蜡烛,比油灯亮,也没有烟。父亲曾买回一个手电筒,里面装着两节电池,轻轻一推开关,便射出一束光,这是我记忆里最早关于电的神奇印象。

上世纪60年代,父亲因为曾在承德双塔山短暂当过电工,公社成立广播站时,他被推荐当上了广播站的外线工。父亲带着几个村民,从外面翻山越岭拉进来一根电线,到村里又分别拉到各家各户,从各家房檐下拉过来,再引进屋,在墙上安装一个小喇叭,还有一根地线。每天早、中、晚三次广播,能传出播音员的声音,还能收听歌曲、唱戏等。一根冰冷的细铁丝,竟能传出奇妙的声音,更让我觉得神奇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农村地区开始兴修

小水电。当时在村里当干部的大伯带领众人,硬是从大河边开挖出一条水渠,并买回小水电设备,在水渠下游建起了小水电站。经过多次试验,小水电站成功发电,村里家家户户亮起了电灯。

虽然小水电容量比较小,村民家里只能安装15瓦的小灯泡,昏黄幽暗,但毕竟比煤油灯亮了许多,村里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了。除了解决了乡村照明问题,小水电站还帮村民办起了粮食加工厂,白天不用电,就用电磨米,我们村是公社第一个办小水电的村,也第一个实现了梦寐以求的“点灯不用油,磨米不用手”。

村里有个三爷,早些年闯关东去了东北。那年回家过年,带回一根白炽灯管,除夕夜才拿出来安装上,屋里瞬间通亮,照得窗户纸雪白。村里一传十,十传百,都跑来看稀奇,院里院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,特别是我们这些孩子,更是兴奋地蹦跳欢呼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大学毕业来到承德市工作。当时远郊的双滦区有个滦河发电厂,厂里有两根高耸的烟囱,厂区整洁,绿化很好,还建有一个高标准的游泳池,利用发电余热就能保持合适的水温,近二十公里的市区居民也都来这里游泳,让我们很是羡慕。



不过,那时城市里的电也不够用,尤其到了晚上,会经常停电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依然会成片拉闸限电。有时正洗澡,就断电了,有时停电时间一长,冰箱的冷冻室就开化了。因为停电,各家都备着蜡烛,避免夜里摸黑。

时光荏苒,关于电的记忆在不断更新。尤其近些年,我有机会了解了更多电力的人和事,深深感受到电力工业的巨

变,感受到承德立足资源优势,追光逐日、向风而歌,打好清洁能源发展牌的信心。

承德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丰富,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后劲十足。山顶上,一排排光伏板整齐划一,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;原野上,一座座风机迎风而动,风变成了独有的资源;一条条电缆从四面八方连接到变压器,源源不断将电流传输到电网,送至远方。更为欣喜的是,过

去漆黑的村间小道,纷纷安装了太阳能路灯,夜晚灯光明亮的乡村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电力,见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蝶变,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。如今,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电网四通八达,照亮了千家万户,送去了温暖和便利,也带来了发展的新动能。

(作者供职于承德市委宣传部)



寻访三叠泉



■ 程应峰

不到三叠泉,不算庐山客。庐山因地理气候、山形地貌,本就有名,有了一个三叠泉,更令人向往。

三叠泉峡谷位于庐山东南,集险峰、怪石、飞瀑、流泉于一体,峡谷内有李白草堂、九叠屏、玉川门、铁壁精舍、天门潭、骆驼峰、三叠泉瀑布等胜景。三叠泉瀑布总落差高达208.86米,是全国四大名瀑之

一,被誉为“庐山第一奇观”。幽深的峡谷、古老的岩石,诉说着第四冰川纪的往事,这里是地质变化的天然课堂,是生物栖息的家园,也是人文荟萃之地,有历代名人的石刻和诗篇。

据地质学家考证,庐山经历了由海洋变陆地,最后又抬升为高山的历程。1.5亿年以前的褶皱运动,让庐山呈现出千姿百态,拥有岭谷相间的地貌景观。因为褶皱运动,庐山才有

了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奇景妙境。

古人言:“匡庐瀑布,首推三叠”。三叠泉由大月山、五老峰的涧水汇合,从大月山流出,经过五老峰背,由北崖悬口注入大盘石上,又飞泻到二级大盘石,再喷洒至三级盘石,形成三叠,故得名。

三叠泉谷口,浓荫蔽日,满目苍翠,置身其中,山外的酷热倏忽间了无踪影,迎面而来的是凉风习习。三叠泉脚下的玉川门,位于九叠屏下,这里两崖峭立,中有巨石横亘其上,垒石如门,石色白如玉,丰水季节,涧溪激流飞奔,若百川夺门而出,故称玉川门。玉川门下,巨石堆叠,潭水清澈见底。《吴闾思游记》称:“庐山之秀,钟于五老,五老之秀,结于玉川门。”崖上“玉川门”石刻,潭边巨石上“宝映珠悬”石刻,灵气浮现。

从高处俯瞰激扬的溪流,一个个形态各异、色泽如玉的巨石,错落堆砌。遥远的褶皱运动发生时,剧烈的地壳运动撕裂林立的峭壁,巨石从峡谷两侧轰然而下,滚落而来。经过漫长的岁月,流水早已磨平了这些石头的棱角,使之变得圆润光滑。

身处三叠泉峡谷,于开阔处抬

头仰望,千仞壁立,如斧劈刀削,高耸入云,山顶裸露的清灰色岩石,形态苍桑。悬崖峭壁上,众多喜欢阳光和酸性土壤的灌木、小乔木,以及苔藓和草本植物恣意生长,将根系扎进岩石缝隙,让悬崖峭壁呈现出万千气象。

山有多高,水就有多高。三叠泉峡谷因为有三处转折,更加灵性灵动,生机勃勃。

三叠泉,顾名思义有三处转折。而寻访的路,蜿蜒而上,曲折无数。越过九曲十八弯的陡峭和逼仄,一道白光闪过,终于来到观瀑台。虽是阳光烈烈,汗水淋漓,但站在壮观的瀑布面前,一阵清风拂过,沁人心怀,顿生“人间难得”之感。眼前,峡谷空天,峰峦竞秀,飘云拖练,碎石摧冰,玉龙走潭。三叠泉一叠一叠又一叠,如银练长空,似白鸢翻飞,奔腾如雷,倾泻而下。这站立的河流,这飘如雪、断如雾、缀如流、挂如帘的奇观,让人直呼大自然的美妙神奇,为之肃然生敬,为之惊叹。

三叠泉奏响的,是天外弦乐,是风云际会之音;三叠泉打开的,是人间壮锦,是绮丽浪漫、声情并茂的山水画卷;三叠泉喷涌的,是心谷回音,是流转轮回的时空记忆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秋燕去翩翩

■ 汪孝雄

我住的地方有好几窝燕子。每当春天,它们从遥远的南方飞回,于廊前檐下,寻找去年的巢,毫无陌生感。

每日清晨,天还未亮,昏黄的路灯下,燕子们早早醒来,阵阵呢喃,在檐前飞来旋去,仿佛做着某种游戏,飞累了就排列到电线上梳理羽毛,或相互亲昵地啄吻。

听惯了燕子的呢喃,看惯了它们曼妙的舞姿,生活的诗意便油然而生。而当晨曦与黄昏之际的呢喃突然消失,路灯下的倩影陡然不见,心中莫名生出落寞感。古语云:“鸿雁来,玄鸟归。”意指鸿雁来的时候,燕子才南归。看时间,这是要等到白露之后,岂不是硬生生将燕子南归往后推了一月之久?显然与我们日常所见不太相符。

在多数人心目中,燕子秋去春回,自然是南来北往,但真实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?一个偶然的契机,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有关燕子迁徙的介绍,才明白燕子迁徙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。

研究人员在燕子身上安装的微型定位器显示,我国境内的燕子迁徙路线大致有三条。其中,北京雨燕7月底离开北京,并未直接往南,而是北上内蒙古,横穿新疆飞往中亚,再南下伊朗,越过波斯湾、红海进入非洲,最后沿非洲大陆一路南飞,直达好望角一带。中部地区的家燕,从内蒙古出发,沿吕梁山南下,飞越秦岭、大巴山,再经四川盆地、云贵高原,进入泰国、马来西亚,分散到东南亚各国,甚至有一些还跨过大洋飞往澳大利亚。而东北地区的燕子,则沿海岸线一路南下,由闽北越海入台,再于台西南折福建、广东,从海南掠过北部湾进入越南,然后经泰国、马来西亚抵达印度尼西亚。

三条线路,耗时差不多都是两个月左右,但行程却长短有别,最长的是北京雨燕,全程约25000公里。不论南迁还是北徙,燕子都是白天觅食、休息,夜间飞行。在如此长途的迁徙中,它们之所以不会迷路,除以地面山川、海岸线或空中月亮、星辰为导航标志外,主要依靠对地球磁场的感应。

在我的想象中,燕子南迁,大不了和大雁一样,止步于衡山回雁峰一带,充其量越过五岭,飞往越南等地,谁知它们竟越洋跨洲,甚至飞到南半球。真想不到,小小的燕子竟一年两迁,来回数万公里,不过是为了寻得一块适宜生存繁衍的土地。很难想象,在如此遥远的迁徙中,它们所遭遇的艰难,尤其那些出生不久的新燕和已上年岁的老燕,恐怕连研究人员也难以用简短的话说清,它们如何以柔弱之躯,于迁徙中完成生命的嬗递。

华年虽不回,明春燕自归。来年,当燕子千里迢迢归来之时,我定要当面表达真诚的赞美——渺小柔弱的生命,也能谱写生命之歌!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绿意涌动

■ 钟英强